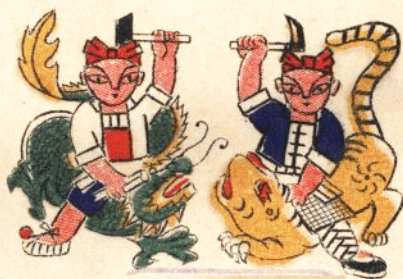


降 龍 伏 虎

根据段承滨、杜士俊同名话剧改编
天心、光鹏改编 光鹏执笔



廈門高甲劇團

登坊人物

- 邢书记——36岁，县委村书记。
- 尹哲夫——30岁，荷里派来的桥梁工程师。
- 孟丹华——24岁，建桥技术员，尹哲夫的未婚妻。
- 赵大康——28岁，虎头山公社狩猎队队长。
- 李玉桃——26岁，妇女队长，赵大康妻。
- 赵老伯——62岁，老船工，赵大康父亲。
- 金德隆——30岁，龙门公社水利工程大队长。
- 秦二伯——60岁，虎头山公社果木技术员。
- 陈长寿——35岁，桦皮沟公社炼铁厂厂长。
- 刘宝善——32岁，柳树湾公社钢厂技术员。
- 高守田——29岁，高山公社运输队队长。
- 张老二——53岁，
- 曹老四——60岁，
- 飞毛腿——20岁，虎头山公社社员，猎虎队员。
- 猎虎队员，龙门公社社员，妇女队员，群众多人，少先队队员。

故事发生在1958年，虎头山区。

坊 次

- 第一坊 大炼钢，三干部虎穴求矿石；
煤取宝，工程师造桥入山区。
- 第二坊 征服虎头山，邢书记亲自挂帅；
架桥龙涎河，四公社共议进军。
- 第三坊 集众智，诸葛亮会上争献模型；
迷方向，困难面前莫定进退。
- 第四坊 受任务，龙腾虎跃双夺榜；
鼓干劲，夫赶妻追各争先。
- 第五坊 劝引路，秦二伯怒折竹烟管；
找水文，尹哲夫暗渡鬼门滩。
- 第六坊 违纪律，李玉桃当众责夫；
赤衷肠，赵老伯篙船引路。
- 第七坊 洪水袭来，指挥若定稳争夺；
长桥横渡，万众讴歌颂其明。

第一坊

大炼钢，三千部虎穴求矿石；
谋取宝，工程师造桥入山区。

人：赵大康，飞毛腿，众猎虎队员，陈长寿，刘宝善，
高守田，孟丹华，尹哲夫。

景：龙涎河的林区地塔，可望见河上滚滚波涛。

[幕开。一只斑额老虎踏坐在乱草丛生的石岩上，林中传来震撼山谷的猎鼓，号角声，老虎鹞退下。

[赵大康在鼓角声中上。

赵大康：（唱）寻踪追踪擒猛虎，
穿林越岭不辞劳。

（发现虎迹）虎迹！好！（蹑登岩石上，取出号角狂吹）吁——

【一面“虎头山公社青年猎虎队”红字黄旗引着众猎虎队员上。

众队员：队长！

赵大康：此处发现虎迹。

众队员：追！

赵大康：且慢！铁柱，你追东面；石头，你截西面；二勇，
你抱住老虎嘴！

三队员：是！（下）

赵大康：飞毛腿，随我来！

【众人相继离踪下。

【陈长寿、刘宝善、高守田同上。

陈长寿：（唱）全民炼钢劲冲天，

刘宝善：（唱）处处高炉冒青烟。

高守田：（唱）为取矿石结伴走，

三人：（唱）山间觅路莫迟疑。

[飞毛腿急上，挡路。]

飞毛腿：站住！

三人：怎样？

飞毛腿：树林内有陷阱！

高守田：刀山也不怕。

[三人向别路前进。]

飞毛腿：此处有猛虎！

刘宝善：猛虎！仇有急事。

陈长寿：喂！乡亲，前去鲁班石，从那一路？

飞毛腿：您是什么人？

陈长寿：我是桦凌沟公社陈长寿！（指刘宝善）他是柳树湾公社钢铁厂技术员刘宝善！（指高守田）他是高山公社运输队队长高守田！

高守田：（指陈长寿）他是炼铁厂的厂长。

飞毛腿：哇！厂长，技术员，运输队长，您若不是要来此处取矿石，我这个（指自己的头）才给您……（作砍头状）

陈长寿：取矿石，是啊，仇是要来取矿石的。

飞毛腿：取矿石！好好好，等我报告大队长。（转身向内喊）报告队长！

[赵大康内声：“啥事？”——摸看指枪上。]

飞毛腿：有人入山要采取矿石！

赵大康：取矿石！哈哈，虎头山上多矿石，躺在对岸不起身。

刘宝善：（对陈、高）听见无？——本位劲头真足！

赵大康：本位！你看仇，清山打猎除虎豹，为看查桥采矿石。要叫炉群尽开花，要叫铁水奔腾流。

陈长寿：唔，您打猎也是为了钢铁？

赵大康：正是！

高守田：莫了。大桥一字还未曾一画，矿石还寄在天壁上，来，紧倒来去另外找门路！

陈长寿：（拉住他）未是。（对大康）仇要去见县委书记！

赵大康：哪一位是委书记？

陈长寿：县内下放采葱公社的邢书记。

赵大康：邢书记，您行错了！他在公社党委会。

高守田：您已经去过，说是采葱班石一样。

赵大康：邢书记又来猎区了！（声音宏亮地）喂！猎虎队员注意！猎虎队员注意！邢书记在采班石，注意保护

.....

〔内回声〕

高守田：（对陈）陈队长，你看要怎样？

陈长寿：咱的炼铁炉都铁甲套伸腰，邢书记总元不省。

〔队员甲上。〕

队员甲：报告队长，猛虎向东而逃了。

赵大康：注意跟踪！飞毛腿，带团通过猎区，绝对负责俩的安全。

飞毛腿：好！

赵大康：随我来！

〔远处传来虎啸声，赵大康转身与另一部份队员跑下。〕

陈长寿：他是谁？

飞毛腿：嘿！他吗，他上山驱猛虎，落海捉蛟龙，是抗虎头山远近闻名的好汉.....

三人：（同声）赵——大——康！

飞毛腿：正是赵大康！行。（一阵风似地跳至岩石后，急下）

三人：（同声）喂！等等等等！（跟着急下）

〔音乐声中，静场片刻。〕

〔孟丹华背着行装，捧着野花欢跃地上。〕

孟丹华：哈，好好啊！

（唱）离城市，至山坳，

恰似小鸟初离巢。

柳媚花更娇，

别有风光真佳妙！

啊：——

山深林密，

河险且高。

此山峻水真个令人心跳！

〔向下喊〕哲夫！哲夫！

〔尹哲夫内应声：“来了”——上。

孟丹华：你看……

尹哲夫：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孟丹华：你看，前面那座山有像猛虎的头壳无？

尹哲夫：丹华，一定是省委张书记所说的虎头山！

孟丹华：嗯！张书记说活真幽默，他说组织上分配您去山内打虎，当时害我惊一跳，后来才知道是要叫咱来征服

（唱）这座宝气莹莹的虎头山……

尹哲夫：还要咱征服（指过去）——

（唱）那条银光闪闪的龙涎河。

孟丹华：（唱）在河上，架起桥，

尹哲夫：（唱）开此山，好取宝。

孟丹华：哲夫，我的工程师！

（唱）将你的才能，知识献给山区，

尹哲夫：（唱）何惜青春，生命齐交村，

孟丹华：（唱）但碍深山造桥困难多，

尹哲夫：（唱）我有武松打虎志，

必定完成这任务。

孟丹华：哲夫，等你设计的大桥举行落成典礼时，咱才共乡亲演一出《兄妹开荒》。

尹哲夫：丹华，咱来换一个节目，合演《夫妻识字》好吗？

（走近）

孟丹华：嗤！

尹哲夫：丹华——

〔传来一声猎犬的号角。〕

孟丹华：（推开哲夫）你听！

尹哲夫：好像是打猎。

〔两人走近山坡下望。〕

〔坡下一声虎啸。〕

孟丹华：哎，啊！猛虎！哲夫！哲夫！

〔老虎奔上。〕

尹哲夫：丹华！丹华！

〔老虎见人，逼近尹、孟。两人惧极互相偎紧。〕

〔一声枪声，老虎惊逃下。〕

〔赵大猷与众队员上。〕

赵大猷：众兄弟，虎在前面，追！（与一部分队员追下）

〔队员甲、乙随上。〕

队员乙：紧来！队长追去了。（要追下）

队员甲：等一下，此处有人。

〔队员甲、乙走过来招呼尹、孟二人。〕

队员甲：同志，虎走了！

尹哲夫：虎走了？

队员乙：走了。有受伤无？

尹哲夫：无。丹华，免惊，虎打走了。

孟丹华：虎走了！哎呀！惊死我了……

尹哲夫：同志，这是虎头山公社吗？

队员乙：同志，这是……

尹哲夫：还是省内派来造桥的。

队员乙：造桥！您都来了。（上前与尹、孟握手）

队员甲：仇弟您去找那书记。

〔队员甲、乙拖过他俩的行李。〕

尹哲夫：好！

队员乙：行！（下）

尹哲夫：行！

——幕下

第二坊

征服虎头山，邢书记亲自掛帅
架桥龙涎河，四公社共议进军。

人：秦二伯，飞毛腿、陈长寿、刘宝善、高守田、赵大康、赵老伯、邢书记、张老二、曹老四、尹哲夫、孟丹华、猎虎队员及群众多人。

景：龙涎河畔，一块形状古怪的大岩石——鲁班石，河岸左侧露出秦二伯新盖的白松木屋；

〔二幕前，飞毛腿上。〕

飞毛腿：（唱）紧行，紧行不可过，
引路，引路到河边。（回头一望）

哎啊！

三人行路慢腾腾，
急得我七竅生烟。（捂手）

紧来，紧来！（下）

高守田：等一下，等一下！

〔陈长寿，刘宝善跟上。〕

陈，刘：等一下……

高守田：哎，煞无看见！

刘宝善：看，从那处一直走去！

陈长寿：紧追来去！

〔三人追下。〕

〔幕开。秦二伯坐在岸坡上，一面眺望河对面的虎头山，一面弹唱。〕

秦二伯：（唱）饮水着饮龙涎泉，
取宝着取虎头山。
大山亲像聚宝盆，
大宝小宝结归押。
可惜宝贝不落山，

害我相思流清汗。

日未唱，莫采弹。

银河阻隔伤心肝。

(飞毛腿一阵风似地跑上。

飞毛腿：(开玩笑地)哈哈！秦二伯啊，你——

(唱)莫非是，病相思(唸笛丝)？

对山空妹多思义，

暗送秋波十二时，

要末关你会佳期。

谁想龙王发脾气，

从中阻隔风波起，

害得你相思病沉闷无趣。

日相思(商士)，莫相思(稍丝)，

看只山，望只水，

将只琵琶，二弦，三弦，乱揉乱弹，

弹出二六士阿下六士，

士，丝，士，丝，丝々々々……

秦二伯：煞啊！哈々々，小子！你这猎虎队员——

(唸)开小差，真不该，

定是惊死才交路末！

飞毛腿：(急争辩)无！

(唸)我不是惊死偷走采，

今日是特派“引路师”！

秦二伯：引路师？

[陈长寿等三人奔上。

陈长寿：(喘息未定)喂！老兄弟啊！

(唸)都不是运动会闹跑境相追，

害仇抗甲会死至断气。

秦二伯：您还不知啊！

(唸)看伊双脚行路象鼓槌

人人叫伊飞毛腿。

三人：飞毛腿？果然名不虚传！

刘宝善：到处还未？

飞毛腿：（指着鲁班石）恁看！

三人：鲁班石！

陈长寿：邢书记呢？

飞毛腿：邢书记？（对秦）秦二伯，恁三个公社的干部要找邢书记。

秦二伯：唔，恁计是要找老邢？（指着木屋）昨真伊在这内……

众人：（奔何木屋）在这内……

秦二伯：慢，这时……

三人：这时怎样？

秦二伯：飞了！天未光就飞去了，飞过龙涎河上了虎头山了！

飞毛腿：（吃惊地）他煞过河？哎啊！

陈长寿：（看河）恁看波浪恁大，要怎样过去？

高守田：人说得着：“虎头是虎头，神仙也不敢到”。邢书记伊该……

秦二伯：该怎样？恁免替老邢担心，他已经是第三次上山，现在又有赵老爹篙船，蔺相如赴秦国，“空（保）去空（保）回”。

飞毛腿：赵老爹听见造桥就恁大，这次要再去，敢是这个（着头）搞通了？

秦二伯：通还未通还未知，邢书记亲自要去，又恁有我恁伊五十年的交情，“扁担押项”，伊不去也着去。

飞毛腿：也好得恁两个老的好交情。

高守田：（哦）大康恁来了！

〔赵大康扶着死虎领众队员上，张老二，曹老四随上。〕

三人：哎啊，虎！

飞毛腿：大康，虎打着了！

赵大康：（唵）任是猛虎恁凶恶，也在众人枪下亡。

〔赵大康放下老虎。〕

秦二伯：哈，你看，仇的少年家盗偷武松！

赵大康：找着邢书记无？

飞毛腿：秦二伯说伊过河上虎头山。

赵大康：（一惊）啥！邢书记又过河？

赵老四：邢书记真过河？

秦二伯：穷山绝岭，鸟雀都飞空过，真危险呀！

赵大康：（唱）书记过河冒险难。

前去保护岂容易。（脱衣）

会泗水的跟我过河！

（几个队员也脱衣。）

秦二伯：不可！波浪扯不烂，不可去呀！

队员甲：邢书记会得过仇不也会得过。

秦二伯：不可小觑，“泥人仔要比秋天大佛”，你会值得一支脚踏，人老邢伊打过游击，做过解放军的营长，跨过黄河、渡过长江……

赵大康：好，怨不免，我自一个过去……（要跳下河）

秦二伯：（一把拉住他）要何去？

赵大康：过河！

秦二伯：不可去！

赵大康：邢书记……

秦二伯：不可……

飞毛腿：（有所发现）赵老伯来了！

（赵老爹气急跌坏地上。）

赵老伯：（唱）脱险归来魂未定，

赵大康：阿爹！

赵老伯：（唱）一条老命托神明。

（赵老爹急向鲁班石跪下叩头。）

秦二伯：怎样孤你一人返来？

赵老伯：啊，我说不可去，怎偏偏要去！鲁班爷……

赵大康：（吃惊地）出事故？！

赵老伯：（仍在叩头，不答）……

秦二伯：邢书记呢？

众人：邢书记，邢书记呢？

赵大康：阿爹，邢书记怎样？

飞毛腿：邢书记，邢书记回来了！

〔邢书记背着口袋上。〕

秦二伯：（转喜为喜）老邢你平安回来了！

邢书记：（唸）出入龙喉穿波浪，

爬上虎头取宝归。（飞毛腿接过口袋）

（老赵老伯）老伯，我煞跟的差着，你都是赶紧要
来共鲁班爷还愁！

赵老伯：我……（泣）

邢书记：哈々！（取烟要递给老伯，老伯一让，取出自己烟
袋抽着）

曹老四：邢书记，阮被你惊一下险破胆。

邢书记：（唱）船小经不得险波涛，

篙短经不住急流湍。

若非老伯撑船功夫好，

此时已向龙王报到。

张老二：（唱）浪高还亏得书记命大，

邢书记：（唱）我虽命大都是腹肚小。

若是这样钻入大河——（做手势）

三口河水就将我灌饱。

陈刘高：邢书记！

邢书记：老陈，恁要朱支援阮造桥是不？

陈长寿：无，阮是要来替炼铁炉讨食。

邢书记：恁要顿多？

陈长寿：三百吨。

邢书记：三百吨？

陈长寿：若无二百吨也好！

邢书记：嗯，“开饭店无撩大食”，我是说恁要顿加不？

陈长寿：是说铁矿石那？

邢书记：无是什么？（取出矿石）朱々，恁来看样品！

〔众人围观。〕

陈长寿：成色真好！

刘宝善：计是虎头山的？

秦二伯：火年家，虎头山实在是一座宝山唔？

邢书记：二伯啊！

(唱)十五年前千里转战，
二伯送我路过此山，
当日见宝盆蹙蹙可难，
如今不叫百宝来服务生产。

秦二伯：老邢啊！

(唱)最紧造桥不死延，
许时节，人人笑开颜，
我老的也可“鸭仔趁阵”
跟您取宝上荒山。

邢书记：二伯！

(唱)河上架桥添非一端，
山有煤铁、河有浪花，
钢铁基地在如山的界限，
就可将现在名山大川之间

秦二伯：老邢！……

高守田：二伯！以后咱这区 添大业大广成群，工业农业用
电气！

飞毛腿：嘿，二厂烟筒齐高相，火车汽车开进山，山上宝贝
运落来，幸福生活万万年！

秦二伯：哈哈，飞毛腿这个小子，脚快嘴也快！

赵大康：邢书记，只要你一声令下，俺虎头山公社的百宝家
，马上将大桥架造起来。

秦二伯：老邢，有听见无，火年家都看你的旗号，你若开声
，大桥就真造起来了。(取出酒壶，倒酒杯中)来
，这杯伙来干。

邢书记：这杯酒不好伙。

秦二伯：怎样？

邢书记：我是说咱要造桥：一者目前秋收劳力无够；二者家

底薄投资无够；三者一穷二白技术条件无够。这三项无够，想莫盘有利过无？

[静场片刻。]

邢书记：（对陈等三人）老陈，想不可“穿鞋等食耗肉”，只会唠嘴伸手派，也应该出个主意。

[陈长寿等交换意见，小声商量。]

陈长寿：邢书记，人说“众人划山山才会动”，造桥采矿单靠虎头山一个公社，敢么较。……

刘宝善：你看仇四个公社，来相恰划这座空山，划会动么？

邢书记：四个公社相恰划！

陈长寿：想划欠什么。……

高守田：仇就补什么。……

刘宝善

陈长寿：想要置什么。……

高守田：仇就选什么。……

刘宝善

赵大康：（一拍大腿）好！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将大桥造起来！

赵老伯：（忍耐不住）大康，不免做鸡头，你会晓得天地几斤重？

[众人议论纷纷。]

邢书记：唔，赵老伯，来，仇来听你讲一下。

赵老伯：叫我讲，“十个老人九个当原初”，我又要提起鲁班石！

（唱）记古时，

鲁班爷带了像似，

入山造桥利百姓。（指着鲁班石）

在这里，挖土落樁建桥基。

谁知龙眼正穴就在此。

鲁班爷大锄一落石由起。

即时龙眼喷水千丈起，

漫山遍野，波涛万里。

这是河神发怒气。

无数生灵遭惨死。
鲁班爷想得无计智。
挥起斧头砍落这光大石将水塞死。
以后鲁班爷……

众队员：又是鲁班爷！

邢书记：鲁班爷怎样？

赵老伯：鲁班爷他说：

(唱)龙涎河风水真稀奇，
千年万代也歪得将桥建起！

赵大康：阿爹！

(唱)你的鲁班偷偷程咬金，
三下大斧也当歪起。

赵老伯：(唱)你再嚼舌，

惹我气！

你以为龙涎河上造大桥，
亲象“吃涎抹牌”化路旁？

只桥若可造，

阮老伯不是个个都呆痴。

那有到今日，

给你小子在弄嘴舌。

你爹——

一生手捧船篙与龙王拼生死，

啥人比我较爱大桥早日架起？

不向只处风水是天生，

歪得造桥你何计可施？

赵大康：阿爹！你实在……

赵老伯：我怎样？哼，“斗仔不识虎”……

赵大康：阿爹你……

赵老伯：免再哭爷！（下）

秦二伯：怨老伯这个性……

邢书记：哈々々！无错，逐个都和鲁班有本事，可惜他歪可
跟着社会主义，不过，赵老伯所讲的，说明龙涎河造

桥的确有困难。

张老二：（快白）着々々，书记说得是，记得民国五年济大水，大栲石头将甲嵩河是，辘辘撞撞山崩地裂。龙王义收气，河上造桥岂容易。

秦二伯：你敢不知省内在派工人来。

飞毛腿：张二叔，省内在二工程师要来了。

张二叔：工程师？

曹老四：（快白）工程师啊！工程师，说起来我就摇头叹气。民国十二年，他就来到这。只见他大摇大摆来到河边，手挥“同药”乱々比，许当时，他就煞“青眼的放钩”一去无返回。

秦二伯：老四，你看明白，“今不同古”了。过去是过去，现时是现时。

曹老四：老二啊！（快白）过去不说说现时；同年省内在派来勘探队，采此河边两星期。看他还真是要办大志。河中望了几个眼，拿去几块石子，谁知道还无消息来通知。

赵大康：恁这样说，大桥不煞免造那！

秦二伯：（对邢）老邢，桥是要造阿不？

〔队员甲上。〕

队员甲：邢书记，工程师来了！

邢书记：二伯，那会不造？有党的领导，有四个公社的力量，又有全县群众的支援，省内在二工程师也煞来了！

秦二伯：正说要造？

邢书记：马上进行！

秦二伯：好啊！

（唸）书记下令山摇动，

赵大康：（唸）若要伏虎先降龙。

陈长寿：（唸）还有专办同策划，

众人：（唸）且看险河驾长虹。

邢书记：好！人人干劲好，那怕不成功。

众人：邢书记！